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第三辑

张怡微 著

时光，请等一等



最慢的是追忆

岁除

婚事

东风恶

妮妮

不点

我们的隐私

江南西夏

私事·而非

四个四重奏

别碰我的圆

1987再不是2007

宋宋

张怡微 著

时光，请等一等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第三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 请等一等/张怡微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4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ISBN 978-7-5321-4052-7

I. ①时…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2060 号

本文库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李 霞

美术编辑: 王志伟

时光, 请等一等

张怡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625 插页 5 字数 200,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52-7/I · 3127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编辑说明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年轻一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集中展示上海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新锐作家文库”第三辑,共六种,是六位青年作家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精选本,包括:桃之11的《做作》、河西的《折子书》、小饭的《妈妈,你知道我偏为添乱而生》、张怡微的《时光,请等一等》、走走的《961213 与 961312》、苏德的《沿着我荒凉的额》。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1月

目录

时光,请等一等 / 1
最慢的是追忆 / 15
岁除 / 27
婚事 / 59
东风恶 / 70
妮妮 / 81
不点 / 108
我们的隐私 / 121
江南西夏 / 134
私事·而非 / 159
四个四重奏 / 172
别碰我的圆 / 181
后海之后,江南以南 / 195
安,妮 / 205
1987 再不是 2007 / 222
宋宋 / 232
下一站,西单 / 255
后记:回忆那令人潸然的栖居 / 267

时光,请等一等

—

“啊！妈妈啊……”徽柔一阵尖叫,令魏蓝不由得浑身一凛。她先前是那样定快地坐着,就仿佛是、甚至是,一直在等待着那么一次剧烈的受惊。指间从容熟稔的游走戛然而止,魏蓝匆促地收了缝得八九不离十的针线,扔在一旁。断线的瞬间,微微绷疼了手指。

从容熟稔的游走戛然而止,魏蓝的脑海中闪过一幅久远的画面。正是那个画面中相似的受惊,令她在当时就感觉到将会有那么一个遥远的下午,使她回味起一场绵密悠长的变迁。

推开厕所门的时候,徽柔正惊惧地抽泣着,内裤脱了一半,卡在膝盖。地上三两张卫生纸,颤颤的,随着排风的起伏而抖动。排风还是这两天刚装上的,虽说这是她们在此居住的最后一个夏天。但因魏蓝总觉得胸口闷,加上近日电视里常常播放老式民居洗浴间因通风不畅而导致窒息的新闻,她于是给安上了一个正方形的小排风。

“你哭啥啦,哦哟,吓死我了。”魏蓝悉数捡起了地上的草纸,“没事噢,等妈妈一会,裤子快脱下来,马桶上坐好,乖。”

徽柔于是擦干眼泪,兢兢地在马桶上坐好,脱下了弄脏的内裤。她很疑惑不疼不痒的怎会流那么多血,她也很困惑为什么母亲一点都不疑惑。但她一时间也无事可做,除了排风的吹拂令她

有些轻微的瑟瑟。她的情绪已在瞬间被母亲缓缓的从容覆盖了。她又撕下一片卫生纸，抹去了地砖上的血痕，而后学母亲样静静地塞到屁股后面的马桶里，都不带多看一眼。

魏蓝在看到女儿的刹那，轻吁一口气，不过还是受了点惊。她先热了一壶水，而后趁着间隙翻找紧绷一些的新内裤，和原先不被徽柔看得到的卫生棉。

之前魏蓝正在缝给母亲的眼罩，母亲总嫌病房睡不好。她找来找去实在寻不到柔软又挡光的材料，便狠下心拆了自己的梅红丝巾。那丝巾还是插队时候不知谁送的，魏蓝就一直留着。早知是留着拆，倒不如当年就送了人。她们一家年底就要搬了，虽说新生活来得晚了些，但终究是快要来了。魏蓝说不清心里头究竟是个什么滋味，许多在年轻时看来微不足道的快乐，想不到在如今会显得如此昂贵。

魏蓝兑好水，取了块新毛巾，递给徽柔。

“洗洗哦，这叫月经，以后每个月都要来的，不要怕，妈妈教你垫卫生巾。”魏蓝见女儿默然地看着她，又说，“以后不能让人家碰你裤子的知道吗，不然让妈妈知道了当心打。”女儿埋头听话地清洗着，眼角还带着尚未擦尽的泪痕，“不是打，是把你赶出去，再也不让你进家门，你听到没听到啊？”

徽柔这才应了一声。

魏蓝把徽柔的裤子都一并取走，落水撒了雪白的洗衣粉，新鲜的红色逐水漾开，魏蓝斜着盆顺势倒去些血水。忽然又觉着可怜，但转念一想，此一事非彼一事，自己定是搞混了，也许是尚未从惊吓中缓过来的缘故，魏蓝觉着自己已是紧张过头了。

她将衣服落水之后就赶去了医院，还带上了给母亲新缝的眼罩。缝得不怎样，魏蓝不擅长女红，从前只有特地在膝盖处缝补丁的时候动过针线。她那时也顶不愿意缝得难看，于是都缠着骆红帮她缝。骆红缝得漂亮，跟花边似的。让人说不出不好，但又总觉得别扭。这是魏蓝欢喜的效果，不招摇，又分明惹人注意着。

说到骆红，魏蓝本来也不会忽然想起她。但前日在母亲的急

症观察室里，她偶遇了一个神似骆红的护工。她差点就要喊出声来，可后来发现不是。那一刹那她的脑海中掠过一丝微茫的失落，这些年她总是感到失落，仿佛只消一个触点，就能催落她的眼泪来。

魏蓝刚走到急症病房底楼，就接到了护士的电话，她心一惊，怕母亲出事，顿时加快了上楼的步伐。护士在二楼病房门口等候，一见她便赶紧拉她到了母亲床前。只见母亲正奋力把着墙沿的呼吸机，满脸是汗，咬紧牙关虚弱地呢喃：做啥要我走，我就不走，我就不让！

妈你做啥啦，哦哟，吓死我了。魏蓝拽下了母亲的手，手背汗涔涔的。她定睛一看，才发现，涔涔的竟不是汗，而是针眼中渗出的血。

护士解释，刚有个急症病人要转过来，魏蓝母亲病情已经稳定，本想将她的床位挪到隔壁，好让人家用到呼吸机。可老太太坚决不肯，死把着床位，还拔掉了吊针。护士说，老太太实在是罕，少见的罕。

魏蓝将母亲孱弱的身体挪正到床上，替她掖好被子。问：姆妈，你为什么不肯换啦？

母亲喘着粗重苍白的气说：我，想回去。我要回去。

魏蓝心头一软，微柔小时候也总是对她说“我要回去”。有时是在幼儿园门口，有时是在医院，有时是在没有小玩伴的饭局。也不知为什么，魏蓝只要听到这四个字，就会禁不住心疼。她抽了一张餐巾纸，轻轻地，轻轻地拭去了母亲手背上稀落的血滴。

“老太太啊，你实在是不讲道理，你一个信佛的人，这点功德都不肯积，你说你是不是白念了，还没叫你做啥大布施，就一个位子都不肯让，真作孽啊，作孽。”

魏蓝见到隔壁床的护工来了，是那个她差点错认为骆红的中年女子。她跑到母亲床头劈头盖脸一顿说，魏蓝想，连自己都不敢这样数落母亲的。奇怪的是，母亲竟然醍醐灌顶一般，静静地注视着她，一句都不还口，一点不动气。那护工也真是，见母亲和她

不还口，还来劲地一遍接着一遍说：“你为什么不肯让，这点功德都不积，真是白念佛了。”边说着，她边帮隔壁床的老头擦下身，毫不避开旁人，也不拉床帘，眼睛直盯着魏蓝母亲，激动时还瞪两眼。手里的活干得熟练，不一会便擦完了，她粗重地提起被子，草草一盖，端着盆走了。

几分钟后，魏蓝和母亲搬到了隔壁。母亲也不再声响，至此再也不提这事。魏蓝想着：这厉害女人到底不是骆红，骆红多文气的女孩子，大声都没有的。就是命不好，大家庭本来挺富绰，可惜轮到她的时候，尽吃了没完没了的苦，没享到半点福。骆红弟弟眼看着母亲上吊，不久就神神叨叨。骆红当时很平静地告诉魏蓝：我弟弟脑子坏了。魏蓝见她如此平静，也以为是没多大的事。那时她们都小，魏蓝还装大人似的跟骆红说：脑子坏了就送他到医院去，听说那里用电棍，一电就好了。

魏蓝最后一次见骆红，还是回城前。那时候骆红干活晕倒了，躺在队里卫生站打点滴。适逢例假，她没有亲人在，还是魏蓝替她换的卫生带。当时她特别不好意思地哭了，说是分明可以不插队的，是自己特别要求，还被学校表扬了。其实主要是有私心，不想呆在那个家里，呆在家里害怕。可是，要出来容易，要回去就难了。出生又不好，想多攒点工分却还生病，一前一后全是白搭。

“我想回去。”骆红抽泣着说，这与魏蓝的想回去还不大一样。她是自告奋勇出来的，这便多了一丝难言的怨。魏蓝就从未期待过农村的生活，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不同的，即使穿上和大家一样的衣裳，她的心也是不同的。

魏蓝替骆红擦了眼泪，还拿出了自己带的卫生纸，替她厚厚实实地垫在卫生带上。那还是母亲在她出来时特地用鸡蛋票跟人家换来的，时日一多，她也所剩无几。可怜看着骆红这样赤条条地出来，什么都不带，累倒在床上，又没有亲人，心里头不自觉一软。

骆红问：魏蓝，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来的呀？

魏蓝说：六九年二月五号。

骆红说：哟，记这么清楚？还不是个好记的日子。

魏蓝羞怯一笑：正巧是我的生日。

骆红笑着说：呵呵。我就记不住了，什么日子都记不住。几号来的，几号妈妈出事，几号弟弟脑子坏的，似乎都只知道个约摸。还是你这样好，以后什么都有得想。

以后什么都有得想。魏蓝想着今日，差不多要四十年都过去了，才勉强想起来些什么。可到底只是个苍白的日子，想起来又有何用。要不是今天女儿也来了月经，她几乎就要忘了自己。差不多要告别这些规律的生活了，自觉体乏神虚，常觉得要大病一场。活生生要从身体里抽去些什么似的，明知快要解脱了，又究竟不知道个确切的时间。只能等，好在不是漫无边际，好在每一日都受着提醒，每个月都当做最后一次，好多个最后一次一过，也就牵不起什么太重的情绪。

魏蓝忽然想起些什么，打开包，取出那个手工的眼罩，却发现一旁的母亲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母亲是忽然心脏病发入的院，方才一激动一用力定是又耗费了太多气力。魏蓝静静地守在一旁，有点担心起家中的女儿。最近仿佛要担心的事情骤然多了起来，可是又说不清具体是什么。这梅红丝巾，直到现在也不知是谁送的。听骆红说，这种布料是好东西。骆红家里在当时还是见过世面的。可魏蓝今天还是狠狠心拆了它，做成眼罩。当时谁会料到，这鲜艳的稀奇之物竟会有这般荒凉的结局。

她总不自觉想起骆红，这些日子，只要守着病床，就会想起骆红。那个她替她换过卫生带的骆红，一生中她只等到今日，才在措手不及帮女儿做过这事，就连病床上的母亲都不曾亲受。那个剪脚趾甲还要铺上纸的骆红，那个替她绣补丁的骆红，那个知道她第一次落红的骆红。

骆红替她守了秘密，只是不知她守得好不好。魏蓝想，其实她也替她守了秘密。骆红剪脚趾甲时垫的纸多是牵扯些时事的宣传纸，她是无意，可这要是说出去，差不多能毁了她。魏蓝曾觉得不把这事说出去，是她对骆红好的表现。如果骆红一直没有说她的

事,这么多年,她也会觉得,是特别温暖地好。

母亲睡醒后,用力坐了起来,对魏蓝说:你去,你去把刚刚的护士和讲道理的护工叫来好哦?

魏蓝于是先找来了护士,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却被每日繁琐单调的工作搅得毫无生气。她急急地跑来,问:阿婆,又有什么事?要不要喊医生的?

母亲搀着护士的手,护士惊了一下,用力一抽,又怕弄疼老人,扶了回去。

呵,小姑娘,我刚刚骂你了,罪过喔,我现在认识到了我不好,应该体谅人家的。妨碍你工作了,对不起噢。

护士一愣,连连说:没事没事。又说,我工作也没做好。

魏蓝在一旁,看得有些失神。

母亲又示意她去找护工。魏蓝问护士,隔壁床的护工哪里去了?护士说,可能在楼上做事,不太清楚,你要自己去找的。

魏蓝问母亲:要不等护工明天来了再说?母亲不肯,硬要她马上去找。魏蓝看着母亲的手背,想着那上面不久前渗出的点点殷红,便对护士说,替她再重新吊一下吧,换一个手,我上去找人。

二

“魏蓝?”

魏蓝只得一间一间病房找寻,那些护工多是做些擦身的工作,却从不避讳旁人。他们在每个病房的工作都差不多样子,掀起被子就擦。魏蓝想要看清护工的脸很不容易,往往稍一凑前,就会面临尴尬的危险。人在病时是没有隐私的,魏蓝忽然有些害怕。她想起丈夫过世时,本不算魁梧的身躯被两个人一抬一扔就进了车,那声响令她至今都记得疼。如今看那些掀开的被子与裸露的身体,会让她周身莫名地冷。

“魏蓝?”

恍惚中,魏蓝听见有人叫她,但又看不见谁。她继续一间一间

病房寻找那个神似骆红的女子，脑海中甚至模糊了她的脸，只记得神似，却忘记了骆红。

骆红那日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地望着魏蓝。魏蓝见四周没人，便从兜里抽出了一块梅红丝巾，拿给骆红看。骆红用手指捻了一下，说，是好东西呀，多细腻，哪里来的？

魏蓝说，人家送的。

骆红接翎子地说，哟，有心上人了呀。怪不得你一来就没心思。骆红苍白的脸上掠过惊喜的笑，魏蓝至今回忆得起那难得的生动。

我才没有呢，送给你喏，送给你好了。魏蓝推给她，骆红竟然接了，往手心里捏。这下魏蓝一急，猛地抽回了丝巾，轻盈一立，绕在手指上当作了丝帕，还哼起了软软的绍兴调子：

“多承你，伴我月夕共花朝……”

啊呀，你这丫头，这不好唱的呀，骆红在床上着急地喊她。

“魏蓝？”“魏蓝？”

门口竟真有人叫她，魏蓝一惊，指间从容熟稔的游走戛然而止。

是大队里的张大兵，没头没脑地冲了进来，问她愿不愿意去报名镇上的文艺小分队，排练演出可以抵工分的。魏蓝自然是欢喜，她会弹琴，柳琴月琴扬琴，都会点皮毛，又会唱戏，沪剧越剧现代京剧，略晓一些曲调。反正只要能不再穿这身农民的衣服，自然什么都好。

那日走得匆忙，去镇上考试，然后进了小分队，之后，便再没有见过骆红，连张纸片也没留下。而后，也不知她有没有回来，不知她弟弟怎样。

魏蓝没有找到护工，折回病房的时候，适逢医生视察。医生说，这病还是要养，明天再做个检查，就可以回家了。不能动气，不能激动。母亲听到能回家，心情自然疏朗了起来。心跳快了几秒，头顶上的心电图屏幕清晰传达了她的欣喜。

门外忽然变得很吵，魏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听探头去看的

阿姨说，是隔壁的急诊病人。

旁人问是什么病？阿姨说，可能是羊癫疯吧，浑身抽得厉害，还咬老公的手臂，咬出一道道血。

母亲这时正用尿盆小解，魏蓝替她取出尿盆后，母亲说，我们家老房子隔壁邻舍张阿姨的女儿也发过羊癫疯，作孽啊，一发起来浑身力道全部用光，发一次脑子坏一次，记东西颠三倒四，还不如七十多岁的张阿姨。

魏蓝说，唉，各人各命，没办法咯。

微微一个人呆在家里要紧哦？母亲问。

还好，伊今天第一趟来“老朋友”了，吓得哭了一场。魏蓝帮母亲摇起了床，替她枕好了靠背。

你也是十四岁来的。唉……小姑娘也大了。伊新爸爸的事情还接受得了哦？母亲问。

伊老乖的，你就不要担心了。

魏蓝不知怎么最近总是觉得胸口闷，闷得发慌。

姆妈像你现在这样大，你都要二十超过了。你们小孩生得晚，苦处也多，作孽啊。母亲自顾自念叨。

魏蓝不声响，心底有些遥远的酸楚升腾起来。

小囡大了，要告诉她，伊自家爸爸也是个老实人。老早她刚生出来的时候，多宝贝她呀，小手小脚都恨不得含在嘴里的。作孽啊，她都想不起了。

还说这些做什么，各人各命，你看看这一床床睡的，哪个容易？

魏蓝起身替母亲去倒尿壶，擦肩而过的中年男子正用力扶起地上一个闭着眼睛的虚弱女人。想是方才所说的那两人，只是，这男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是张大兵。

魏蓝忽然想起来，心头一阵喜。她用力地叫了一声：张大兵。手里还提着母亲的尿壶。

张大兵缓缓转过头来，看见魏蓝，愣了半晌，额头上全是汗。他将一旁的女人抱到床上，魏蓝看见，女人裤子后头梅红色新鲜的

血迹。护士将病床推进了病房，就是魏蓝母亲原先的床位，女人接上了氧气。护士看见魏蓝，问：怎么了？有东西落下？魏蓝不声响地摇摇头，害怕方才让床位的事给张大兵他们知道了。

“骆红？这位是骆红？”护士提着输液来到病床前，魏蓝下意识地避让。张大兵似乎累得够呛，赶忙起身应对着护士。“家属一会去一趟医生那里，然后办一下入院。”张大兵连声应和。

张大兵一身驼色T恤，头发还是那样浓密，黑得总让人觉得不大干净的样子。魏蓝想起从前他总穿深色裤子却用白线打补丁，自己还和骆红抱怨过，说是不知他怎么想的。她从没有探究过张大兵的任何想法，所以对眼前这一幕，一时间难以接受。

护士说：“家属，帮病人换一下裤子。”她见张大兵有些失色的疲累，四周环顾一眼，又问：“要不要叫护工的？”

张大兵愣愣的，袖子不顺贴地卷着，臂上露着血痕。

还是这样木，魏蓝心想。当日他跑来叫魏蓝去考文艺小分队的时候，路上魏蓝问他，是招到哪去的，他说不知道；问招几个人，他说不知道；问帮不帮得上回城的，他还说不知道。魏蓝想，这人什么都不知道，却知道跑来叫她，实在是奇怪。

我来吧。魏蓝说。

她放下手中的尿壶，拉起床帘。想起了什么，回隔壁从包里取了片卫生巾。回到骆红病床的时候，张大兵正巧不在。她适时替骆红换好了防护，由于没有替换的衣裤，魏蓝总觉得事情只做了一半。骆红无力地睁开眼看着她，头发凌乱得几乎认不出来。魏蓝其实仍不太敢看她，只知道名牌上是她，只知道家属是张大兵。仍不太敢好好看她。

那一刹那，魏蓝有想哭的冲动。骆红无力叫她，她正粗重地吸着氧气，魏蓝听到，她心跳很快。这呼吸机还是方才母亲死活把着不肯让的，母亲为此还被护工数落“这点功德都不肯积”。张大兵也尚赶不及叫她，似乎没有任何一个空隙插得进他们的相认，分秒都不合时宜。她拉开床帘，又瞥了一眼名牌，上面写着：五四年七月，她暗暗定了神，想着：是她。她没有替第三个人做过这样的事，

也不能替第三个人做这样的事。

“魏蓝。”

魏蓝猛地转过头。是张大兵，手里提着替魏蓝洗干净的尿壶，还湿嗒嗒的。

张大兵挤出不自然的笑：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你等等骆红醒了，她一定认得你。她现在身体虚，发一次病就花光全部力气。唉，等她醒了，就会认得你的。

魏蓝强忍着鼻尖涌起的酸楚。她看着张大兵，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多年来的周折、委屈，仿佛忽然找到了一个温柔的听者，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心里堵得难受。

她弟弟好戏？魏蓝问。

走了。走了要……十四年了。

哦……也是十四年，那年可真不好。

这时魏蓝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又一次打断了这不合时宜的场面。

是赵林，天热前他们刚领了证。他中规中矩地问候了魏蓝母亲的状况，而后又去忙店里的事了。赵林比魏蓝还小两岁，对微微非常好，对魏蓝也温和。只是他做小本生意，经济也不富裕。他的新店，魏蓝也有投资。别人都劝她不要上当，赵林都中年了，生意还没有起色，再搏一次，胜算也不会大，可女儿和母亲都支持她。她也觉着，一个人踌躇满志的时候不多，哪怕是作为多年来他照顾她们母女俩的回报，她也不该先发制人打击他。赵林不太了解魏蓝的过去，魏蓝也从不过问他年轻时的梦想。有的人无缘一起成长，而一起成长的人也未必有缘能走到最后。魏蓝花了整整十四年才费力地想通，人不该只生活在过去。至于微微父亲，魏蓝已经很难去勾勒，倘若他还人在世，他们一家如今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会不会轻松，或者更艰难。当年唱唱跳跳的玩伴，如今都悉数改行。而那些逃逸苦干实干的文艺队友们，也失散已久。他们又怎会知道，曾经风光的多面手魏蓝，如今正迷茫地带着十四岁的女儿改嫁。新生活疲软地展开面目，压根算不准是福是祸。

三

魏蓝就这样和张大兵坐到了一起,这时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个字,对她都是重要的。

听说骆红后来很久都没有回过上海,在当地和张大兵住在了一起。两人出生都不好,当时也说不上结婚不结婚的,结婚证还是很久以后才领的。

魏蓝问:你难道没想到回来?

张大兵说:我?一下去就没想过了。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回得来,我比你们都早下去,我爸爸参加过国民党,什么都不好想了。我们也不会唱戏,去不了小分队的。

魏蓝说:你爸爸……我怎么完全不知道的,我反正是下去第一天就想回来的,反倒是没想过去唱戏。对了,我一直想知道,你怎么晓得我会唱戏?

张大兵一愣,有些莫名的尴尬,说:对,我晓得的。

张大兵说:我阿哥去了云南,我当时觉得我运气已经很好了,还能在上海县里直接解决。

魏蓝说:是啊,远倒是不远。我就一直记得,骑过十二顶桥,就回家了。

张大兵问:什么十二顶桥?

魏蓝说:从塘湾骑回市区要过十二顶桥,我每次都一顶一顶数好着踏脚踏车回家的。

张大兵说:怪不得,骆红说你总会有好吃的。她一开始就是因为你有好吃的才同你好的。

魏蓝这下笑了,说:真的么?我完全不知道。她那时就同你说了?

张大兵说:哪可能那时说。那时候没什么事情都不大好说话的,你走了以后很久,我跟骆红才说上话。骆红身体不好,时不时发病。按说这病发育时是能带掉的,可惜不巧,跟了她一辈子。

张大兵悉心地替骆红梳理之后，魏蓝便容易地找到了她从前的眉宇。她胖了，也老了。

魏蓝没有见过张大兵照顾人的样子，所以相比方才，他陌生了不少。她也不知先前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想要对他说些什么，现在想来，他们本也不太相熟。张大兵的住处其实就在她和骆红隔壁，但她在大队两年，从没有进去过他的屋子，见面也只是相视。这样直接舒畅的对话，今天还是头一次。可除却大家都艰难的记忆，他又理解她些什么呢？可毕竟她出大队进文艺小分队，还是张大兵通知的，她一直都心存感激。

傍晚，护工又来了病房，替隔壁床的老头擦身。魏蓝叫住她，没想到她说，已经见过你母亲了。同一旁的骆红对照，魏蓝发现她们其实一点也不像。可她不知自己是怎么了，只要一想这事，胸口就闷，闷得接不上气，就好像活生生要从身体里吸去些什么似的。

魏蓝有一句没一句地陪骆红说着话，她不敢说牵动情绪的事，怕激起她的病。奇怪的是，魏蓝记得的好多事，骆红都回忆不起。而骆红记得的，又多是后来同张大兵一道的，魏蓝并不知情。魏蓝多少有一些失落，关于自己，也关于骆红。

张大兵弯腰凑到她耳旁说了些什么，骆红于是缓缓将头侧转到魏蓝这边，笑得……笑得有些客气。

刚刚，不好意思哦。我好点了自己会弄的。

魏蓝摇摇头，她想说什么，从前我也帮过你，所以没关系的，可又怕她回想起来吃力，于是就没有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你那个还有哦？呵呵，我这么大年纪了，竟然还没有停。快停了算了。骆红轻柔地看着她，缓缓地说。

有啊，我女儿今天也第一趟来了，我怕是快了。魏蓝握起她的手。

唉……六九年二月五号，到今天，三十六年了。好长。

什么？你记得？你记得是二月五号。魏蓝心头一紧。

是啊。对了，魏蓝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几年啦？骆红笑着问。

我？我……不记得了。魏蓝脑袋一阵轰鸣，胸口骤然又堵了